

书人书话

藏书者的苦恼

❁ 贾国勇

这些年来，我的书籍多次遭受“劫难”。

15年前，因为离开郑州“漂”到北京打工，从租住的房屋里整理出了1000多册书，经过200公里的长途班车颠簸，送回老家淮阳。因为途中遇雨，包裹书籍的塑料布被风吹散，淋毁了放置在车顶货架上的近百本书。下车的时候，在书堆中千挑万拣找出两本盗版书，满足了司机读书的“迫切之情”。十年前，我全家从淮阳迁到郑州，家里的书籍已经积攒了近2000册。为了节省费用，老婆自作主张，把那些她认为“没用”的图书卖了垃圾，待我知道后，已经找不到收垃圾人的踪影了。只好暗暗祈祷，希望那些书能进入旧书市场流转，而不是进入造纸厂化为纸浆了。

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，百姓家藏书无法和“大家”“富绅”藏书相比。因为爱藏书，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建起了天一阁，藏书7万余卷，如今是亚洲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。还有位于浙江省南浔古镇的嘉业堂藏书楼，系当地富商刘镛孙刘承干所建，其藏书规模宏大，藏书丰富，被称为中国近代最牛的私家藏书楼。百姓家的藏书却没有这样的气派，盖不了高楼建不起凉阁，只能站几只书柜，贴几条壁橱，藏书量再大，一间书屋就满足了。公退之暇，站在书房之中放眼望去，各式各样的图书在书柜中整齐排列，如同整装待阅的士兵方阵，这个时候，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自豪感；即使家财万贯，怎如这家藏万卷诗书心里踏实？

“心里踏实”这句话是说给朋友“李百万”听的。李百万是绰号，并且还是二十年前的绰号，如今叫他“千万”也可能辱没了他的身价。他开了一家纸业公司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日进斗金。听我说了“心里踏实”的话后，他一言不发，带我走进他的生产车间，拿起一捆包装精美的卫生纸放在鼻下嗅了嗅说：“我嗅到了你家图书的味道！”

李百万的话听来刻薄，却是大实话。对读书人、写作者、藏书家来说，且抛开历朝历代的焚书、毁书之灾，即使是在太平盛世，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图书不被送进造纸厂化作纸浆呢？如今，图书动辄印刷上万册，流传之广已经不是稀缺物，免费送进图书馆，人家都不愿意接收，仅剩废品化纸浆一条路可走。运气好的，可以再生成纸，再印成书，再一次流传。运气不好的，就有可能成为卫生纸的再生材料，成了“揩屁股物”。

藏书，不仅是现代读书人的烦恼，即使是古人，也难以解脱。北宋诗人、藏书家陈亚曾有诗云：“满室图书杂典坟，华亭仙客岱云根。他年若不和花老，便是吾家好子孙。”此诗道尽了藏书者的担忧：自己辛辛苦苦购来的书，百年之后，若是被那些败家的子孙卖了，岂不是死不瞑目？他的担忧确实有一定的道理，如果子孙不屑，不能衣食充裕，不仅会卖旧书挣小钱，也可能卖书腾地儿谋生活。

如今城市里房价如日中天，一平方米就是好几万元，家里有个书房，就被占去了几十万元的空间。卖了娘老子的藏书，不仅可得卖书的钱，还能得到价值几十万元的空间。每每想到此处，我心中便隐隐作痛，唯恐自己积攒的“书业”被儿女败坏殆尽，就有了和陈亚园同样的感慨：他年若不和花老，便是吾家好子孙。

人与自然

六月里的白洋淀

❁ 张志峰

夏至刚过，趁着天还不热，去了一趟白洋淀。

六月里的白洋淀，风景这边独好。浩浩瀚瀚湖面，碧波荡漾。湖中遍布的芦葦成片，已蹿出水面两米多高，风吹苇动，跌宕起伏，场面无比壮观。野生的荷花，开得满湖都是，把湖水点缀得五彩缤纷。成群的白鹭和其他不知名的飞鸟，在芦苇和荷花丛中自由自在地飞翔。

这片美丽的水域，曾是英雄辈出的水域。那纵深的芦苇荡里，回荡着一股英雄气。雁翎队及《小兵张嘎》的故事，就发生在这里。

我是第二次来到这里，每次乘游艇穿行于芦苇荡间，都会油然地对抗日英雄们产生一种敬畏之情。

从岸边到水中小岛，乘坐游艇，需要半个小时的航程。游艇在芦苇荡中间的主航道上航行。在主航道两侧，每隔不远都有一处可供小船行驶的水道，

六月里的白洋淀

❁ 张志峰

小水道纵横交错，如八卦迷宫，神秘而不可测。小水道的深处，处处都可以藏身，处处都充满了玄机。此刻，脑海里便会浮现出雁翎队员们划着小船，突然从四面的芦苇丛中出来打击敌人运输船的画面。往日的硝烟似乎还弥漫在这泱泱的芦苇荡中，时时提醒享受着太平盛世的人们，切莫忘记曾遭外敌入侵的那段屈辱的历史。

游艇一路破浪前行，两侧的芦苇被甩在了身后，渐行渐远，而前方的芦苇又迎面而来，好像整个芦苇在前后移动，而非船行。游艇过后，身后卷起层层浪花，来回穿梭运送游客的小艇，把并不宽泛的航道水面翻腾得波涛汹涌。

夜宿水中小岛农家客栈。小岛四面环水，环境优雅，空气清新。到这里，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，你可以尽情地大口呼吸新鲜的氧气。夜，非常地静，绝无闹市区里的那种嘈杂。

黎明时分，布谷鸟已栖落在高高的

杨柳树梢开始鸣叫，成群的白鹭，也开始在荷花荷叶上一起起落落，给还在安静中的小岛增添了一份灵气。

东方的天空，开始透出红晕。渐渐地，一轮红日从远际水面上的芦苇丛中慢慢地露出，东方天空中挂着的彩幔似的云，顷刻间变成了灿烂的色彩霞。彩霞随着日出而不断地改变着颜色，由最初的暗红变成深红，由深红变成大红。那如火的彩霞，红得耀眼，红得透亮，红得令人精神振奋。红日、朝霞落入水中，把整个白洋淀染成了红彤彤的世界，形成了一幅霞光与白鹭齐飞、湖水与长天一色的美丽画卷。

乘双桨小船到湖之深处赏荷。此刻风平浪静，宽阔而清澈的水面上，泛着无数条向着一个方向运动的小波纹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闪闪烁烁。船行之处，惊起一片白鹭。

在岸边望到的那一片片野生荷，到了眼前，却是十分的美艳。野生的小荷

傍着芦苇而生，大片大片的荷叶冒水而出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，有的紧贴水面，依水而卧，有的脱水而出，直挺挺地立于水中。紧盯着一朵粉色的荷花仔细地欣赏，外围一层层粉色的花瓣，簇拥着一束红黄色的花蕊，红黄色细丝似的花蕊，拱卫着花心处金黄色的花盘，一花多彩，奇艳无比。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神工，竟造出这般玲珑的美物来。倾鼻闻香，美丽的荷花散发出的香气，令人销魂、陶醉、无我。这花香，随风飘荡在白洋淀的空气里，空气都变成了香甜的味道。我忽然想，这满湖里的荷花，不正是英勇的雁翎队员们那美丽的化身吗？

六月里的白洋淀，处处都是看不完的风景。

如今的白洋淀，已被规划在雄安新区内，在生态优先的建设理念中，这片充满英雄气概的水域，将迎来朝霞般美丽的未来。

新书架

《中国通史》：尽显中国历史大势和发展脉络

❁ 凤凰

《中国通史》史学大师吕思勉经典之作，含章文库·大家谈系列之一。该书旨在按照历史年代的发展顺序，从中国古代的开化，一直讲到了革命途中的中国，大量叙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以及历史重大事件，面面俱到。

含章文库·大家谈是一套汇集古今中外各领域学术大家成果的丛书。系列著述均经过各位大师精雕细琢，脉络清晰，通俗易懂。有的区区数万字，便可见清晰脉络，篇幅短小，却在细微之处见真章，虽是小书，却蕴含着巨大能量；有的

卷帙浩繁，却字字珠玑。一词一句均经过反复斟酌，大处落墨，小处显锋，读来酣畅淋漓，荡气回肠。

《中国通史》作者吕思勉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，钱穆之师，他与陈寅恪、钱穆、陈垣一起，有“前辈史学四大家”之称。其文风严谨，视野广阔，研究深入，分析精到，很多作品都已经成为经典之作。除了个别字和标点做了现代化的改动，该书基本保持民国最初的样貌，只是为了让读者拥有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。如原文中关注的保留，会有助于读者快速理解内容。

来想要的结果，憋出事了。

那天早上，老人手拿一条绳子在村里疯跑，边跑边吆喝：“不活了，不如一根绳子吊死算了。村里的老少爷们，我死了帮忙把我埋了，别让我吊树上被鹰刮吃了。”

村里人追赶过去，李老汉已经把绳子搭在了村口的歪脖柳树上，正踮着脚往绳套里钻。小梁书记跑得快，上前紧紧抱住了老人：“您咋这么糊涂呢。这点小事值当寻短见嘛？”

李老汉趋势躺在地上，悄悄乜斜一眼小梁书记：“你别管我，名字不改过来，日子还有啥过头。”

小梁书记拗不过老人，唯恐有个闪失，咋向全村交代哩。接下来的时间，他不停地往派出所跑。

半月后，事情办成了。小梁书记把新的户口本和临时身份证送给老人时，李老汉心里暗暗地发笑：“吓吓你还真管用。”

春节前夕，领导到村里慰问，送来了大袋小兜的东西，到了李老汉家门口。老人开门问道：“你们这是？”

有人上前忙说：“领导来慰问贫困户呢。”

老人说：“你们弄错了，我叫李清贤，不是贫困户，贫困户李青献家住西沟。”

慰问的人马向西沟走去。老人虚掩了门，把脸上的暗喜关在自家院里。

微型小说

李老汉更名

❁ 叶剑秀

人物。办理身份证那年，大队会计张珂拉把我的名字写成了李青献，他这一写不打紧，我算青草变黄叶，一辈子把啥都献出来了，弄得我连个女人也没娶到，落个光棍汉，最后还让政府来扶贫我。现在张珂拉早死了，骨头都变成灰了，我找谁去？”

小梁书记觉得好笑，问：“改过来就好了？”

李老汉的胳膊拧巴得像生硬的红薯秧子：“改过来，说不准就能时来运转，交上好运。”

小梁书记嘿嘿一笑：“这理由站不稳，没法给人家说。还有别的吗？”

李老汉眨巴着眼，思谋了一阵儿，压低声音说：“还有。咱村不是还有一个叫李青献的嘛，家里的情况你也22知道，老人有病，儿女上学，虽说没划上贫困户，可那日子过得清汤寡水，家

连载

“我去看看！”丹红非要回去，被刘明理死死拉住。

“娘！”丹红急哭了。魏兰英要掩护大家逃跑。她知道，一起跑是很危险的。她要把鬼子吸引走。

这是一个狭长的山沟。野藤杂草，满地石头。没有可供躲避的地方。

应该说，这也正是魏兰英理想的地方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更明显地吸引鬼子。

鬼子们已经不急，一个个端枪紧跟，他们知道，面前这个女人注定跑不掉了。

魏兰英继续跑着，到了尽头才发现，这个山沟是条死路。

魏兰英停下来，看看追过来的十几个鬼子兵，她知道民兵们已经跑掉了。她很镇定，擦着头上的汗，故意把头发扯下来一绺盖住脸庞。

十几个鬼子兵全都追了过来，他们也都站下来，并不急着动手。

鬼村走了过来，看着面前的女人。魏兰英的衣服被挂烂数处，露出雪白的肩膀和小腿。

“嘿嘿，嘿嘿，嘿嘿嘿嘿……”鬼村忽然奸笑起来。

钓鱼与打麻将应该是截然不同的消遣方式。钓鱼是修身养性，讲究一个心静；打麻将则充满了欲望，功利性很强，计较输赢。林总同时喜欢这两种几乎是矛盾的娱乐方式，也很耐人寻味。

因为有高上，宋书恩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林总的私密生活。无论洗澡、打牌、钓鱼，约宋书恩成为林总的习惯。

第一次陪林总去钓鱼，是一个夏初的周六。林总先约了高上，让高上通知他。等到打的去了鱼塘，发现还有常鸣。他已经从采编中心主任升任编委，与历总及另外两名编委轮流值班负责报纸总审签了。

见了面，林总对宋书恩说：“书恩也是主任了，不能像以前那么拼打了，现在特稿部轻松多了，星期天也得抽时间放松放松。”

宋书恩说：“我听林总的。”林总摇摇头，说：“别那么拘谨嘛，大家都是弟兄，没事了一起出来活动活动。你看人家高上，那业余生活真叫潇洒，钓鱼、打牌、洗澡、按摩，多美啊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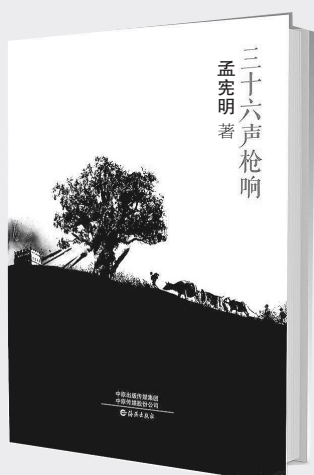
高上接道：“看林总说的，跟学兄比我那只能算低级趣



味。哪像林总，经常出入高尔夫球场、保龄球馆，健身房，你这才叫品质。”

林总笑道：“说真话，我还真不喜欢高尔夫、保龄球，偶然去一下也是装装高雅，我更喜欢打麻将，其次是钓鱼。”

夏初的气温已经热得像模像样，上午十点的阳光炽热难耐。林总与高上各执一竿并排坐在一棵垂柳树下垂钓。宋书恩与常鸣各执一竿在



鬼子兵明白了队长的意图，也都跟着奸笑。鬼村把指挥刀递给旁边的士兵，脱掉上衣，露出一片零乱的胸毛。

魏兰英向后退着。鬼村一步步向前逼来，向她伸出双手。

魏兰英看他过来了，猛地跳出来，向着鬼子兵跑去。

鬼村不慌，又跟着追出来，几个

鬼子兵伸着胳膊，捉鸡似的赶来帮忙。

圈子越围越小。魏兰英忽然从衣兜里掏出手榴弹，猛地扯出拉环！

“啊——”鬼子惊呆了，全都木木地站在了那里。

魏兰英把手榴弹高高举起，猛地拉响：轰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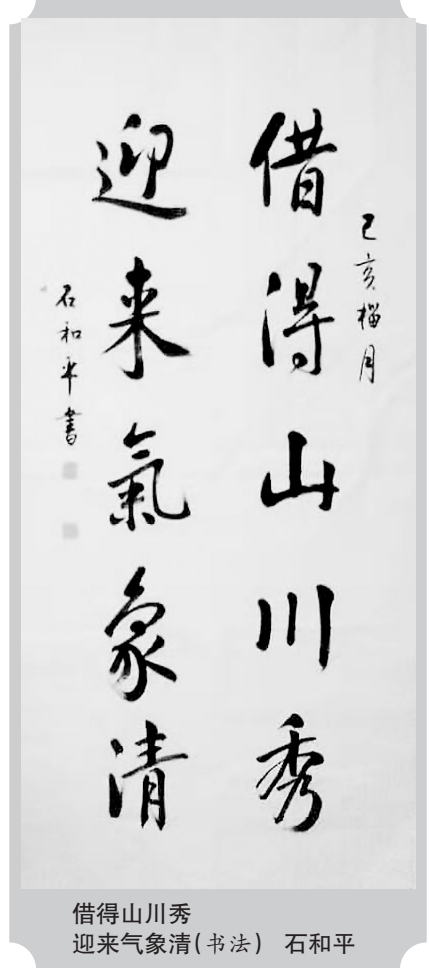
悠长的回声在群山回荡。山顶上的二小看得真切，撕心裂肺一声长号：“娘——”

魏兰英被炸死。龟村也被炸死。在她的身边，躺着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。

手榴弹的烟雾柱子一样从山沟的深处冲天而起，越升越粗，越升越快，直刺山巅之上翻卷的乌云。那是娘的枪声。在娘粗大威猛的枪声面前，一切的枪响都变得无足轻重。娘给了他强烈威猛的高贵感，他从此蔑视一切枪声。娘，再一次做了他的榜样！

两声炸雷骤响，天忽然落起雨来。

“娘——娘——娘啊——”二小在山顶奔跑着，回应着二小哭喊声的是天上滚滚的雷鸣和满世界哗哗的雨声。



知味

肠粉

❁ 王国华

若无肠粉，早晨就不会这么慵懒，食客就不会那么苍老，头发也不会那么花白。皱纹累累的老头和老太，坐在街边的小饭桌旁，颤颤巍巍把筷子伸向碟子里的肠粉。他们像镜子一样照着我。下了一夜的雨，微风荡漾，地面半湿半干，阳光还不是很热烈。时光在肠粉中一个早晨一个早晨地荒废。

店主是一对夫妻，一个收钱，一个做肠粉。做肠粉和收钱的速度一样快。都是一个接一个，中间无停歇。

中年男舀出一勺米浆，在铁板上上一刷，上面打一个鸡蛋，所谓蛋肠。放牛肉、猪肉等，即肉肠。放几根生菜，是素肠。推进蒸笼里，一分钟后取出，用薄薄的铁铲将其卷起，咔咔切成几段，放入碟中。大酒楼里的早茶店，肠粉光滑洁净，不知怎么做出来的。街头的肠粉则皱皱巴巴，形似猪肠，曰“猪肠粉”，后慢慢省略，叫作肠粉。其酱料有甜有咸有酸。各家肠粉店常常因地制宜，馅料、调料、佐料变化无常。无统一，才有意外之惊喜。

上学的孩子很少坐下来吃，他们一手端打包盒，一手拿一次性筷子，边走边吃。晨光追着他们往前走。我写过顺口溜《上学即景》：“睡眼惺忪弓着腰，一根油条嘴上叼。绿灯一亮撒腿跑，背后晃着大书包。”南方孩子吃油条的少，某天被我见着，忍不住发了微信。

每个周末给儿女买早餐，问她吃什么。那边还没说话，这边答案已经出来了：肠粉。

从东北到岭南，十多岁的她一度抵触。对什么都好奇，对什么都不满。尤其食物，吃两口就停下，用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来抵抗变化。对肠粉亦如此。也就三五年间，她 and 同学约好吃早餐，都是吃肠粉。自己点早餐，也是肠粉。甘之如飴。

我接触肠粉比女儿早。当年去北海参加笔会，早晨不吃酒店的自助餐，和一位文友跑出去瞎吃，每人点了一个肠粉，不同口味，换着吃。到深圳后，楼前楼后的早餐店全部主打肠粉。我尝过几次新鲜，现在还要找油条喝豆浆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认可这里的环境，是除了饮食之外的其他事物。南移之后，想法悄悄改变，生活观颇确定型，唯胃口固执着少年时打下的基础。

好在女儿正少年。